

問經堂叢書

中

問

屯 譚 馬 王

微 凡 齊

問 經 堂 雁 板

刻毛詩馬王微序

毛詩馬王微四卷吾友武進臧君西成所撰以馬鄭王三家皆申述毛傳今鄭箋存而馬王之義亡臧君遂掇取釋文正義所引者以著之且兼輔弱扶微意所以爲通儒博考之學以平訂其是非而非囂囂凌人之習以訾詬王肅見長者也馬王二家外兼錄王基孫毓說以證其從違之趣陸德明則言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馮翼考之王伯輿爲鄭君高僑弟子駁王申鄭誠有之至豫州刺史休朗爲北海平昌人後官長沙太

守與鄭君同郡其學術亦差近如以退食非減膳俟我乎堂不爲椹可以樂飢不作癩刺朝廷爲斥成王曰予不戕以鄭爲改字田峻至饕以鄭爲短侵阮祖共以書傳無阮祖共三國諸事顯然從王異鄭外餘或以毛傳爲長或以鄭箋爲長或以王說爲長綜計之則稱箋進之鄭王肅以鄘在紂都之西而孫毓曰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王肅以十月之交四篇刺幽王而孫毓曰尚書緯說艷妻爲厲王之婦不斥褒姒雨無正周宗旣滅靡所止戾

若幽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旣滅下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箋謂厲王流於彘後於義爲安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王肅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行役之人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有頍者弁王肅云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孫毓以皮弁倍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會朝清明王肅以爲甲子昧爽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

毛旨而妄難說耳舉此以證可見明王之言爲失其事
實陸氏蓋偶舉一端於休朗之書固未嘗盡讀而徧考
也馮翼年甫弱冠抗懷壯志凡我孫氏著述彙錄一通
上自孫武下訖宋元都若干種而先以唐孫可之集開
雕於江寧藩署今觀臧君所述長沙太守毛詩評感其
先獲我心旣歎爲通儒之學兼收竝采而不偏主一家
以自足而尤嗜其文辭古雅真晉人風味爰亟授之梓
而并以祛陸氏之惑焉至纂述之旨體例之嚴臧君自
序已明之矣馮翼何容贅乎嘉慶十一年正月旣望承
德孫馮翼謹序

毛詩馬王微卷一

國

子

監

生

臧

庸撰

從二品蔭

生候選

道

孫馮翼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國風

周南召南譜

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
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哀

前儒竝如字論語云哀而不窈窕也王肅云善心

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

窈窕

毛云窈窕幽閑

日窈善
容日窈

左右流之

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

寤寐思服

王肅云服膺思念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

薄汗我私薄澣我衣

王肅述毛云煩擗澣濯其私衣

樛木后妃逮下也

樛木木下勾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竝作杻音同字林已周反

芣苢后妃之美也

芣苢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竝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

有駁難也

采采芣苢

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

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賫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

言刈其萑

其萑

力俱反馬云萑蒿也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

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

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百兩御之

御之

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逐同迎也王肅魚據云侍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

藻以為蒞設之於奧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王肅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

女取微主也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

孫毓以王為長

退食自公

箋云退食謂減膳也

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

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邶鄘衛譜

譜云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

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地理志云

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

民謂之三監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

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

王肅服虔以為鄘在紂都之西

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

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

洛邑檀伯之封温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不出

於此鄭義為長

邶柏舟第三

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

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於衛其末子孫稍并兼

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

汎彼柏舟

汎汎流貌

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

緣兮衣兮綠衣黃裏

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

展衣字亦作禮音同王后之服五日禮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

女所治兮

女所

崔云毛如字鄭音汝

逝不相好

相好

呼報反注同王崔申毛如字

寤言不寐願言則寔

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寔劫而不行

寔

本又作噫又作寔舊作利反又丁四反又劫也業居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噫音都麗反

反本又作踏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催云毛訓寔為劫今俗人云欠欠劫劫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

則志倦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

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成說

音悅毛數也鄭相憂說也

不我能慤

慤養也

孫毓引傳云慤興

能慤

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

方將萬舞

孫毓云萬舞于戚也羽舞翟之舞也

日之方中

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徧至

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

有害

毛如字鄭音曷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王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

說懌

說本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

新臺刺衛宣公也

新臺

馬云修舊曰新

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燕安婉順也籛條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

鮮為少傳

不言耳王肅亦為少也

不鮮

斯踐反鄭善也王少也依鄭又音仙

鄘柏舟詰訓傳第四

鄘柏舟第四

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

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為長

玼

音此又且禮反鮮盛貌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

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兒沈云毛及吕忱
竝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兒本或作瑳此是
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兒若與此同不
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
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

孫毓以為禕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

衣黑

良馬五之

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

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驂周人

又益以一駢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

驂則三馬之名

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

駕三也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衛淇奧第五

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王肅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

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宏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
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

螭首蛾眉

箋云螭謂蜻蜻也

蜻蜻

王肅云如蟬而小

說于農郊

孫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

說于

本或作稅毛始稅反舍也鄭作穉音遂

施眾澌澌鱣鮪發發

澌澌

呼活反毛云施之水中也馬云大魚罔目大豁豁也

發發

補未反盛貌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

衰無以自託我往之女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

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

隰則有泮

泮坡也箋云泮讀為泮泮涯也

隰者下溼猶如澤故

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為陂

故讀為泮以申毛也

坡

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阪也亦所以為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

詳觀王述
意似作破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不流束蒲

束蒲 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戊許相協
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丘中有麻

丘中堯塉之處

堯塉謂地之瘠薄者也定本云丘中
堯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

堯 本亦作塉
苦交反 塉 苦角反音學本或作
遠此從孫義而誤耳

將其來施施

將其 王申毛如字鄭
七良反下同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駟介芴芴

芴芴 補彭反王
云疆也

舍命不渝

舍命 音赦處也
王云受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

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

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
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為自相違戾

有橋 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
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

乃見狡童

孫毓云此狡倏好之倏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俟我乎堂兮

王肅云升於堂以俟

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

有女如荼

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

齊雞鳴詒訓傳第八

齊譜

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

充耳以素乎而

王肅云王后織玄統天子之玄統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

王基理之云統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尚之以瓊華乎而

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

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統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

獨以瑱爲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

毛王爲長

東方之日兮

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

履我卽兮

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旣曰歸止曷又懷止

王肅云文姜旣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

葛屨五兩

五兩

王肅如字沈音亮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

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

展我甥兮

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

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為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

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言采其莫

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岵

音戶毛云山無草木曰岵此傳及解記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

陟彼岵兮

山無草木曰岵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正義

日毛傳與此不同王肅解依爾雅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職思其居

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義也其憂言荒則憂也

弗曳弗婁

弗婁力俱反馬云牽也

素衣朱襮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為綃

繡音秀衆家申毛竝依字下文同鄭改為宵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釋文載芟曰唐風椒聊

王注云椒芬芳之物

碩大無朋

孫毓云桓叔陞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

朋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鄭云不朋黨則申毛作毗至反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

三星在天

王肅云謂十月也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

見此粲者

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

人之爲言

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爲言

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修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

公之媚子

王肅云卿大夫稱子

小戎美襄公也

小戎

毛云小戎兵車也鄭云羣臣兵車故曰小戎王云駕兩馬者

龍盾之合

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王肅云維得入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道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

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為朋友同共弊之以與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

王于興師

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

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

陳宛丘詒訓傳第十二

穀旦于差

穀旦鄭音旦明也本亦作且反于差鄭初佳反擇也

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

越以駸邁

王肅云駸數績麻之縷也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

治忘亂

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日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以樂本又作癩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
字當從疒下寮案說文云癩治也療或癩
字也則毛本止作樂鄭本作癩注放此

可與晤歌

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

匪適株林從夏南

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孫毓以王為長

乘我乘駒

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孫毓以箋義為長

檜羔裘詒訓傳第十三

檜羔裘第十三

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妘姓之國也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

穎之間為檜子

庶見素冠兮

王肅以素冠為大祥之冠

孫毓以箋說為長

曹蜩螗詁訓傳第十四

其弁伊騏

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璫而無綦文綦文弁所以飾

弁箋義為長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道之艱難也

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大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

譜

田峻至喜

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與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嫗壟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

至喜

王申毛如字鄭作饁尺志反下同

殆及公子同歸

王肅云幽君既修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

七月鳴鷓

王肅云蟬及鷓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春秋正義昭十七年曰王肅云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

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恩斯勤斯鷓子之閔斯

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王肅云鷓鴣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王肅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日予未有室家

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爲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嘒嘒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爲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嘒嘒而懼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肅云或曰東山旣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

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

勿士行枚

勿士行毛音衛鄭音銜王戶剛反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

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

孫毓云猶甘誓說毀壞其三正耳

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

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肅以爲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

王肅云朝廷斥成王譜曰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

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

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王肅云能統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

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况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能見未形非如讎敵尚相阻疑

何須用人重相曉喻乎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
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
行禮之物也

九罭之魚鱒魴

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

鴻飛遵渚

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

而不見禮迎

公歸不復

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

無使我心悲兮

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

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
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
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

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毛詩馬王微卷一

受業鎮洋畢
鶚珠
校字
蘭慶

毛詩馬王微卷二

國子

監

生

臧

庸撰

從二品蔭

生

候選道

孫馮翼述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小雅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王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內多懷中

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孫
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
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是上章謂
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旣易之於前爲說於
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
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

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王述之曰管蔡之事以次而爲常棣之歌爲來今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王肅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
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

小人所腓

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
薇以下治外

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烝然罩罩

烝然之承反鄭塵也王衆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王肅孫毓以為在位朝廷之求賢

受言藏之

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

一朝酬之

王肅云酬報功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

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

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惟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孫毓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共武之服

共武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

侵鎬及方

王肅以爲鎬京

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日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

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侵鎬

胡老反鄭云北方地名王云京師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

逐乃至於太原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夜未央

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

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

斯于宣王考室也

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

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西南其戶

孫毓云猶南東其畝

君子攸芋

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

君子攸躋

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正長也冥幼也

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

正長

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冥幼 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杏

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王肅云言無生而貴者也

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棧樸曰奉璋峨

峨髦士攸宜

節南山之什詒訓傳第十九

節南山之什第十九

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

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為詒訓因改其第焉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

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
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

天子是毗

是毗

婢尸反毛厚也鄭輔也王作埤埤厚也

不自爲政

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也

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于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

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悟此正與祖伊諫同皆忠臣殷勤之義何爲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譏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蹙蹙靡所騁

蹙蹙

子六反縮小也王七歷反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

用刑趣重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

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滅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

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弟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齡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妻爲厲王之婦

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勦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

十月之交刺幽王

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苑四篇皆然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王基云以麻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

家伯維宰

王肅以此宰爲小宰

曰予不戕

不戕

在良反殘也王本作滅滅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

淪胥以鋪

以鋪

普身反徧也王云病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勦

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王肅讀為嘯喜吳反嘯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

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

靡靡王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謨法也又音武沈音無

飲酒温克

温克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

教誨爾子

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

不罹于裏

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裏姒裏姒乃是太子之儻

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衰姒而生也而

言不離哉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

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

讒言有漸也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

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

伯氏吹壘仲氏吹篪

王肅云我與女同寮長幼之官如壘篋之相和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 春秋正義襄十九年曰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

誰適與謀

誰適

如字往也王徐皆都歷反下同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跂彼織女

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王肅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

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大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

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王肅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

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詩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為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

廢為殘賊

廢怙也

怙時世反下同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

匪鵠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鵬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

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整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

作新聲之屬

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

以往烝嘗

王肅云舉盛言也

或肆或將

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

爾雅釋言將齊也正義曰

詩或肆或將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也

釋文爾

雅釋言曰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也分如字

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

神保是饗

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

或燔或炙

王肅云取腓骨燔燎報陽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勅

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

既齊

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減取也一音才細反謂分齊也

維禹甸之

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
上甸其田也且井邑上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
間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上
甸之非其義也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王肅云大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
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摠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
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
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
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
豐

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

以該天下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

攸介攸止

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

攸介

音界鄭舍也王大也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竝饁饋也田峻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

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閭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饗也田峻見其勤

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饒左右而親爲之嘗又作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

王基以親蠶決之

王基因於不編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籍田之事

攘其

如羊反鄭讀爲饒式尚反饋也王如字

俶載南畝

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

畝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

孫毓以爲方用特牲

君子樂胥

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諸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

乘馬在廐

乘馬

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

王肅云言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頽然之弁矣
實維何期

王肅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

孫毓以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倍臣卿大夫皆得服
之不足以爲王者廢典之喻以王說爲非

何期 本亦作其音基
辭也王如字

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
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
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

慰怨也 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
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

論之
詳矣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

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
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
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

發彼有的

王肅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小雅云射張皮謂
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

中謂之棊方六寸也棊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小雅說之明宜從之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

式勿從謂

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有那其居

有那

乃多反鄭安貌王多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鬻沸檻泉言采其芹

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

焉

母教孫升木如塗塗附

王肅云教孫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

之而云母乎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遺

王申毛如字鄭讀作隨

婁驕

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婁鳩樓聚也沈力俱

反

上帝甚蹈

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

充耳琇實

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

謂之尹吉

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

孫毓云尹氏始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

五日為期

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

中心藏之

藏之

鄭子郎反善也王才郎反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

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

簡今日王肅云碩人謂申后

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

有兔斯首

王肅孫毓述云唯有一兔頭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

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

其勞病矣

勞矣

如字孫毓云鄭音遼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

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而相朝

毛詩馬王微卷二

桂葆

受業覺羅桂莒校字

桂荃

毛詩馬王微卷三

國

子

監

生

臧

庸
撰

從二品 蔭生 候選 道

孫馮翼述

文王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三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劉歆作三統 麻考上世帝王以

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班固作漢書律麻志載其說於

是賈逵 馬融 王肅 韋昭 皇甫謐 皆悉同之

帝命不時

王肅云 天命之是也 言時天下莫若文王

陳錫哉 周侯文王孫子 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

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本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爲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爲楨幹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

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旣命文王則維服於周盛德不可爲衆

殷士膚敏

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知早來服周也裸將于京

王肅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

曰嬪于京

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

孫毓以爲京師

文定厥祥

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

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

維予侯興

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

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

爰始爰謀

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衆

迺左迺右

王肅云乃左右開地致邑以居其民

迺宣迺畝

迺宣如字鄭云時耕日宣王云徧也

度之薨薨

度之

待洛反注同毛居也鄭投也

薨薨

王云亟疾也

迺立冢土

晉書禮志上傳咸表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

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王肅以為柞棫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

芄芄棫樸薪之樛之

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樛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樛燎箋義為長

左右奉璋

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

酢

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峩峩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王肅云以與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

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

無所怨痛

以御于家邦

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

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

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

古之人無斃

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

譽髦斯士

髦

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馱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上帝者之

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箋云路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

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路瘠

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為誤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王肅曰大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大伯讓與王季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大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高位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王肅注及韓詩作文王春秋左

傳昭二十八年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正義曰今

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維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

此王季

帝謂文王

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王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興兵相逆大國侵周地

侵阮徂共

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邠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

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

文王之陵阿泉池也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

不大聲以色

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

不長夏以革

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

性長幼一行也

孫毓以創業改制為難

崇墉言言

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

是伐是肆

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

四方以無拂

無拂

符弗反鄭侂也王違也

昭茲來許

來許

王如字鄭音賚賚勤也下篇來孝同

詒厥孫謀

孫謀

王申毛如字鄭音遜順也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

三
九
嫫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

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嫫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媯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嫫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嫫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嫫棄之肅以融言爲然

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况於帝嚳聖主姜嫫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嫫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身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嫫之有污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嫫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

之苟非其理前却繁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
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
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
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
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
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
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

孫毓曰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
媪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龍之
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

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
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
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爲姦非夫有
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爲
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卽釋
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爲長

或歌或嘏

徒擊鼓曰嘏

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

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

敦弓既堅

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

室家之壺

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

公尸來燕來宗

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

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裕百世召公大賢出自

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

公劉

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后稷之曾孫

既順迺宣

宣徧也

王肅云徧謂廬井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

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

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幽此

章有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
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文國
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
乎箋說爲長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
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原治其田
疇以爲糧

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幽國之居信廣大也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
游優游而休息

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

有馮有翼

箋云豫撰几擇佐食

此本或云豫撰食者誤耳孫毓

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饌字非也

饌几

士戀反又士轉反
具也本亦作撰

亦集爰止

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

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孫毓云戎之為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

箋義為長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顛沛之揭

揭見根貌

見貌 賢遍反謂樹根露 見王如字言可見

念我土宇

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與陷溺而已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

食天祿

家

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維寶同

穡本亦作畜音色

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畜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

進退維谷

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

覆狂以喜

覆狂王居況反鄭求方反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赫炙也箋云口距人謂之赫

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

故轉為嚇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

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

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

我言者也

陰女

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

赫

毛許白反炙也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

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

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為薄俗善相欺背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王肅云今民之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

倬彼雲漢

倬彼

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

下耗敗當我身邪

先祖于摧

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

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

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

下同也

云如何里

何里如字憂也本亦作瘳爾雅作悝竝同王云瘳病也

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

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

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

子

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贈增也

其風

福鳳反注同王如字云音也

贈送也

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竝同崔集注本作贈增

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邦國若否

若否

音鄙惡也注同舊方九反王同云不也

每懷靡及

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

淑旂綏章

王肅云章所以為表章

汾王之甥

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

慶既令居

令居

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

燕師所完

燕師

於見反注同安也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竝烏賢反云北燕國

秬鬯一占

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

王基述鄭為此章王自親行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

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間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為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若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

三事就緒

王肅云就其事業

鋪敦淮漬

敦

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哲知也

哲知音智王申
毛如字

懿厥哲婦

懿厥於其反痛傷之聲
王同沈又如字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

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

毛詩馬王微卷三

受業南海張宗裕校字

毛詩馬王微卷四

國子監生臧庸撰

從二品蔭生候選道孫馮翼述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

周頌譜王肅準鴟鴞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

之事毛意或如王肅言也

於穆不已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

王肅述毛亦為不已

假以溢我

溢慎

溢慎也市震反本或作順案爾雅云愷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竝作順解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有夷之行

之行如字道也王徐竝下孟反

成王不敢康

成王王如字徐于況反

夙夜基命宥密

王肅云言其修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奄觀銍艾

王肅云奄同也

奄鄭音淹久也王徐竝如字

既昭假爾

假爾鄭王竝音格至也沈云毛如字

終三十里

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主

於薦廣牡

於薦鄭如字
王音鳥

者定爾功

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

閔子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子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

歌

閔子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大

平

孫毓云傳以閔為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

箋說為長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

不能繼

命不易哉

不易

鄭音亦王以豉反

莫予荇蜂自求辛螫

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

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

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

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

時就功也

緜緜其庶

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

以薺荼蓼

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

爾雅正義釋草曰王肅說詩云茶陸穢草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

紂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大平也

我龍受之躑躑王之造載用有嗣

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

於繹思思

於繹思鄭如字王於音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

駟詁訓傳第二十九

魯頌

魯頌譜

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

思馬斯徂

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道之長道以斂此羣衆

桓桓于征狄彼東南

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

狄彼

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治也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髣髴除也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王肅云言其人德厚不過誤有傷者

不吳

鄭如字謹也王音誤又作吳音話同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

孔博

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

降之百福

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

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

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女

敦商之旅

敦商

鄭都回反治也注同
王徐都同反厚也

犧尊將將

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

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

形也

春秋正義定十年曰王肅以為犧尊象尊為牛

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

送女器為牛形而背上負尊

釋文莊子馬蹄曰犧

尊王肅云刻為牛頭

犧尊

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
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

松栢有鳥

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栢强大至牢固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

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

那詒訓傳第三十

商頌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王肅云湯之為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

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賚我思成

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

來假來享

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

來假

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湯孫之將

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玄鳥祀高宗也

祀高宗

毛王如字鄭作裕戶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

奄有九有

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

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

肇域彼四海

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

景員維河

維河鄭云河之言何也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

長發大禘也

王肅以大禘爲殷祭

大禘鄭云大禘者郊祭天也王云殷祭也

外大國是疆

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爲內諸夏爲外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

昭假遲遲

昭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爲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寬暇此以

義訓非釋字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

王肅云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

任天之和道也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

丁之伐與湯同

天命多辟

多辟音壁下同君也注故此王音僻邪也

松栢有榑旅楹有閑

王肅云栢楹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

毛詩馬王微卷四

受業承德孫豫謙校字

毛詩馬王微序

或問於余曰子之治經黜王而尊鄭今錄王肅注何也曰毛傳簡質鄭王申述其旨不得偏廢東漢之季能徧通古今文學者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三人而已特肅嫉鄭名高欲掩其上唯恐不勝故爲畸異又造孔子家語及聖證論以難之故不足取耳試平論之肅之學不優於何休趙岐何晏王弼杜預范甯諸人邪且肅之罪在私心立異排舐前師如不得其說而求之於傳考之於箋將何以折其非而定其是猶之斷獄者必取具訟稿乃可讞議也故余於易錄馬王義於書錄馬鄭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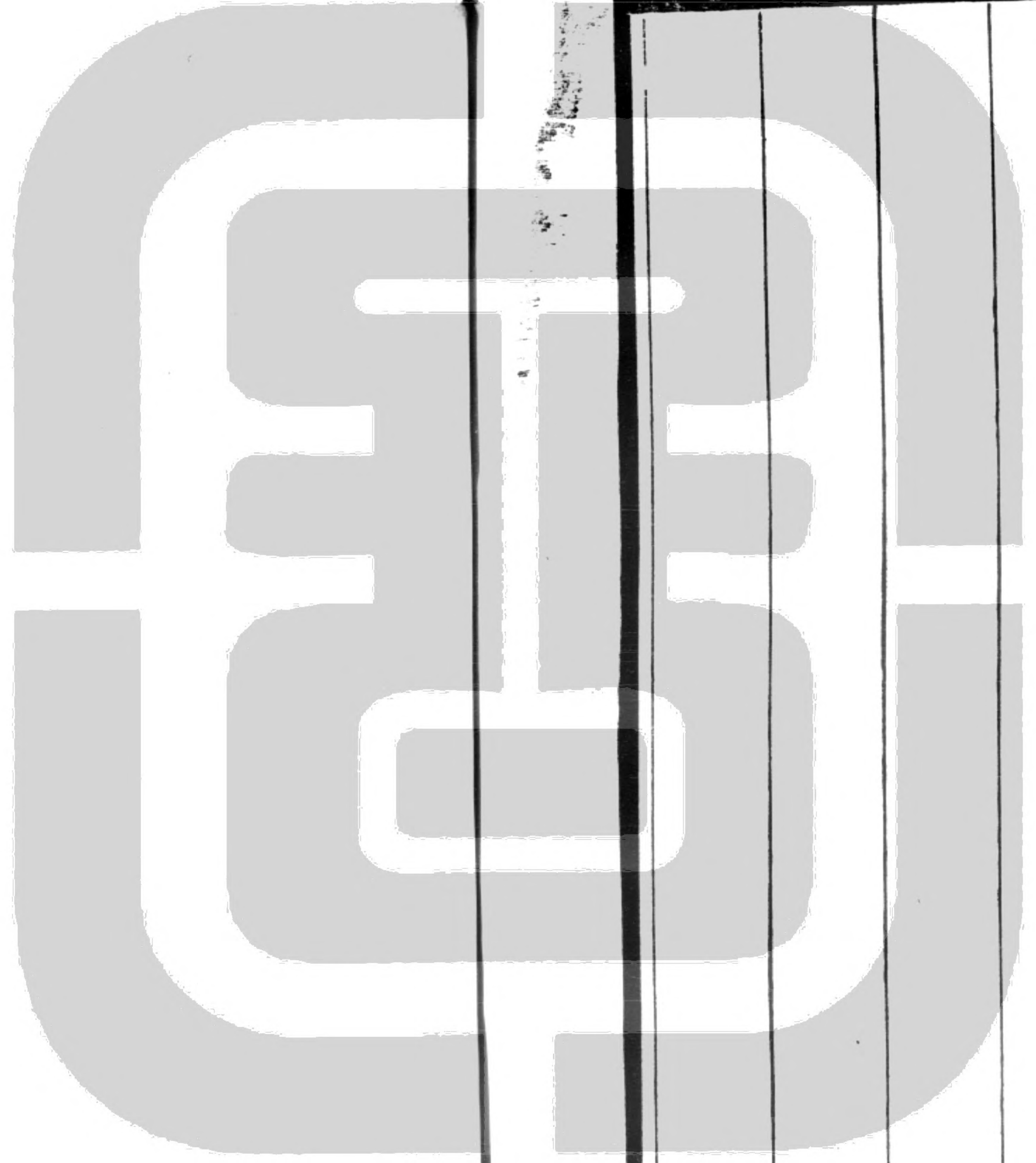
於禮記錄王肅注於儀禮錄馬王喪服注春秋左氏則命弟禮堂錄賈服王肅等說今命覺羅生桂苒錄肅詩注皆鈎取案稿意也何以謂之微也曰漢志春秋家有左氏微鐸氏微師古謂釋其微指今兼輔弱扶微義所謂不得偏廢是也馬說見釋文者七事見正義者一事而必舉馬者馬注開箋之原且不專與肅言詩也不稱鄭者詩本鄭學無須別舉也冠以毛者馬鄭王皆申述毛義也附注王基孫毓者釋文敘錄云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三家遂廢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

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其源流旨趣言之旣詳且晰矣正義每舉馬昭張融孔晁或申鄭抗肅或宗王短鄭不錄者義具聖證論故尚書周禮禮記亦載三人說本之正義附以釋文國風小大雅頌各一卷匝月歲事覆勘再四而後定學詩者其考諸斯題曰臧氏不名者古人謙抑稱氏以別他族而不敢顯然目褻其名如書稱孔氏詩稱毛氏詩箋禮注稱鄭氏春秋左傳稱杜氏公羊稱何氏此其比也

嘉慶乙丑立春日武進臧庸序於京師內城之豐盛衚

衙

手序



律